

朱湘佚诗辑考

孔令环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安徽太湖人,新月诗派代表诗人。1918年考入清华,1927年赴美留学,1929年回国后在安徽大学任教,1933年12月5日凌晨投江自尽。其诗歌创作生前出版的有《夏天》(1925)、《草莽集》(1927),去世后由友人整理出版的有《石门集》(1934)、《永言集》(193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对朱湘诗歌的辑佚就时见披露,其中以王宏志《朱湘年表初稿》收录的佚诗数量最多^①。1987年,周良沛将朱湘的上述四部诗集合编为《朱湘诗集》^②。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吴方、越宁合编的《朱湘诗全编》,以上述四部诗集为主体,重新分类编年,吸纳了部分前人的辑佚成果,共补入佚诗21首^③,同时补充了一些朱湘诗作编集前的发表信息,遗憾的是,仍有若干已经披露的朱湘佚诗并未编入^④。此后学界虽不时辑出或提及朱湘的一些佚诗^⑤,但仍有不少遗漏。近年来,笔者在查阅民国时期报刊资料时发现朱湘的10首佚诗(其中一首为疑似),均不见于吴方、越宁所编的《朱湘诗全编》和其他研究者的辑佚成果。其中既有极为罕见的早期旧体诗,也有最初创作发表的新诗,以及遍及朱湘诗歌各个发展阶段的新诗,谨辑考如下,以求正于方家,并为朱湘和中国现代新诗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依据。

140

—

朱湘在《我的童年》中曾提及他在工业学校时所写的《言志》课卷:“将来学业完成了,除去从事于职业以外,闲暇的时候,要作一点诗,读一些诗文——这诗,不用说,是旧诗的意思;这诗文,不用说,也是旧诗文的意思。”^⑥可见,朱湘很早就有写旧体诗的打算,而朱湘在开始新诗创作之前写作、发表旧体诗的情况却一直不为学界所知。笔者发现了朱湘的三首旧体诗:

蝉鸣

(朱湘)

餐露栖高树。飘然一羽轻。星河时照影。风雨太无情。堪叹人皆浊。谁怜子独清。新秋三伏后。犹作不平鸣。

前题

(前人)

江南何所有。处处蝉鸣柳。莫谓高难攀。已入儿童手。

雪后松

(前人)

昨夜北风起。雪下大如掌。疑是





海涛来。不闻水荡漾。今朝拥簪看。草木殊前象。惟有苍髯叟。孤直真堪赏。雪落压满头。挺立犹倔强。龙须色葱蒨。照幕皆成翠。虬角不可攀。一片凌云气。回视门前阶。层层如玉砌。遥望平原地。宛如银世界。路上行人稀。一望浑无际。愧乏丹青笔。不能将景绘。霜雪灿三冬。松柏历四季。岁寒知后凋。斯言耐寻味。

这三首诗刊于1918年10月24日《清华周刊》第146期“文苑”栏内,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朱湘诗作。此前已被辑录的最早朱湘诗作是刊于1921年6月2日《晨报》第848号的新诗《春雨》,比这三首诗发表的时间晚了两年多;而已知朱湘旧体诗仅有数首,最早的是刊于1925年7月12日《晨报副刊》上的《大树辞》。这三首诗的发现不仅将朱湘诗作发表时间向前推了近三年,而且填补了朱湘早期旧体诗资料的空白,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朱湘诗歌创作的成长轨迹及其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关系。

至于这三首诗的写作时间,由于发表时并未标注日期,只能作一推测。由上述朱湘《我的童年》可知,虽然白话文运动于1917年1月已经开始,但朱湘在上工业学校时接触更多并喜欢的是旧体诗而非新诗。在同一篇文章中,朱湘还提及:“记得我之皈依新文学,是十三年前的事。那时候,正是文学革命初起的时代;在各学校内,很剧烈的分成了两派,赞成的以及反对的。辩论是极其热烈,甚至于动口角。那许多次,许多次的辩论,可以说是意气用事,毫无立论的根据。有人劝我,最好是去读《新青年》,当时的文学革命的中军,是刘半农的那封《答王敬轩书》,把我完全赢到新文学这方面来了。”^⑦并说自己学作新诗是在有“老虎”之称的国文先生的课堂

上^⑧，“老虎”是徐镜澄的绰号,时任清华学校国文教员^⑨,可见朱湘是在进入清华后才开始转向新文学并尝试新诗创作的。

当时清华学校的白话文运动比外界更为迟缓曲折^⑩,文白之争最激烈的时期是在1919年,《清华周刊》直到1920年4月24日第185期才全面改为白话文,也是在同一期才开始发表新诗。1918年正值旧文学阵营稳居上风,在1918年10月至1919年5月,《清华周刊》比较频繁地发表旧体诗词,不少诗歌明显带有影射意味,且有意营造孤冷高洁的意象,如蝉、古松、孤鹤等,显示出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朱湘这三首诗发表于这个时段,从题材上看,无论是蝉还是松树,与同期其他诗歌风格比较类似,也与朱湘孤傲的性情相符。从这个特定的语境看,这三首诗的写作时间很有可能是朱湘进入清华之后未转向新诗创作之前所作,当然,也不排除其入清华前后陆续写成的可能性,比如第二首,语言浅近自然,且开头点出“江南”,更像是他来清华读书前的旧稿。考虑到他当时年龄仅14岁(或许更早),可知他当时已经具备比较扎实的古典诗歌功底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这三首诗的发表也为朱湘1918年9月已经考入清华学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朱湘何时入清华在学术界并无定论,罗念生在《忆诗人朱湘》中提出朱湘是1919年秋考入清华(插入中四级)的,而丁瑞根在《悲情诗人:朱湘》中提到朱湘是1918年考入清华(插入中三级)的,二人的结论都是以朱湘《海外寄霓君》中所说的“清华六年”为论据推算出来的^⑪,其论据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罗念生的观点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究其原因,当是罗念生为朱湘的好友,自然更有信服度,何况朱湘的另一位清华校友孙大雨也持这一说法^⑫。但



是朱湘在1918年10月24日《清华周刊》发表的这三首诗,证明他在此时已入清华,因为《清华周刊》是清华学校学生主办的校刊,以发表在校学生的作品为主,发表校外人士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名人之作,即使偶尔发表校外学生的作品,编辑也会予以说明^⑬,另外,朱湘1918年秋入清华另有一确凿的旁证,那就是1919年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上的《本校同学录》,中三级的名单中有“朱湘”之名,暑期通信地址为“杭州里横河桥十四号”^⑭。这是“朱湘”之名第一次在清华同学录中出现。《清华周刊·临时增刊》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公布清华师生暑期的通信地址,因此其编纂时间都在临近暑假前,本期《弁言》中说:“此第五次临时增刊,征稿于五月二十日以后,集稿于六月一日以前,不旬日而裒然成帙。”文章落款为六月,同学录中显示的是1918年秋至1919年夏这一学年清华学生的姓名和暑期通信地址。而且,“朱湘”名下的暑期地址是其叔父客居杭州的地址^⑮,这也进一步证实朱湘是1918年秋考入清华学校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现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里,江泉的硕士论文《复古与探新——〈清华周刊〉1916—1933年诗歌研究》是最有可能对上述三首朱湘诗加以辑佚的,遗憾的是,其论文仅在附录1《〈清华周刊〉1916—1933年诗歌部分目录总汇》中录入这三首诗题目,作者署名分别为“朱湘”“前人”“前人”^⑯,而在附录2《〈清华周刊〉1916—1933年诗人诗作目录总汇》中的朱湘名下只列了第一首而没有后两首^⑰。究其原因,作者不明白民国期刊中同期同一个人数首诗词一起发表时,往往只在第一首署作者的姓名或笔名,后面以“前人”标示的惯例(与此相似,同一诗题下不止一首时,除第一首标出诗题外,其

余仅作“前题”,朱湘的第二首诗标作“前题”,其诗题也即与前一首《蝉鸣》相同)^⑱,因此将后两首诗的作者“前人”误认为是与朱湘不同的另一个人,从而与朱湘的这组诗(尤其是后两首诗)擦肩而过^⑲。

二

与上述情况类似,发表于1921年6月21日《晨报》第866号的《风和花和看花的人》也是因此而失辑的:

风和花和看花的人

春天来了。
园里的花该开了。
且等风定后去看罢。

风定了,
我偷空跑进园里去看花。
树叶儿倒还绿茵茵地,
只少了紫朵黄葩!

蜜蜂儿成阵飞来;
他们看见没花,又嗡嗡地飞开了。
我低头看看树下,
花瓣儿都给人扫干净了。

风!
你刮的倒很好:
我现在不看见花开,
也省掉将来看见花落的烦恼!

一九二一,五,三。

这首诗发表时排在《农歌》(署名“朱幼衡”)之后,标署也是“前人”。丁瑞根在《悲情诗人:朱湘》中已经将朱湘发表在《晨报》上署名“朱幼衡”的三首佚诗《春雨》《紫罗兰》《农歌》辑出,唯独遗漏了这



一首,显然也是为“前人”二字所误。翻阅当时的《晨报》,可知“前人”这样的标署时有出现,如1921年6月28日第873号上发表的冰心的两首诗《人格》和《可爱的》,前一首署名为“冰心女士”,后一首则标署为“前人”,而《可爱的》实以“冰心”之名发表于1936年7月出版的《省常期刊》(无刊号)中,后又被收入《冰心全集》,无疑是冰心的作品。以此类推,《风和花和看花的人》当然也是朱湘的作品。

《风和花和看花的人》与发表在1921年6月2日第848号上的《春雨》同作于1921年5月3日,《紫罗兰》与《农歌》分别作于同年6月4日、6月16日,因此,《风和花和看花的人》虽然发表时间稍晚,但实际上与《春雨》一样,是迄今所知朱湘写作时间最早的新诗。朱湘1922年前存留下来的新诗仅数首,这首诗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朱湘新诗创作初期的基本面貌。

如上所述,清华校园的新诗于1920年4月才刚刚起步,其作品主要刊发于《清华周刊》及其副刊上。1920年9月24日—1921年1月28日《清华周刊》第191期—第209期,闻一多担任集稿部主席(相当于总编)期间^②,《清华周刊》上刊登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新诗,一时蔚成风气,作者主要有闻一多、吴景超、浦薛凤、王造时等人,虽然当时清华文学社尚未成立,但在闻一多周围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对新诗创作感兴趣的圈子。闻一多卸任后,1921年3月4日至同年6月3日(第210期—第222期),倾向于旧文学的姚永勋接任集稿部主席,旧体诗又有重来之势,《清华周刊》上发表旧体诗的数量远超过新诗。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史国纲(署名“国史”)的《敬告时髦诗家》(第220期),与闻一多(署名“风叶”)的《敬告落伍的诗家》(1921年3

月11日第211期)针锋相对,对新诗“不拘诗之体裁,放弃诗之律韵”的做法和抄袭之风表示不满^③。与清华学校这个小环境相似,1921年整个诗坛也比较沉寂,虽然郭沫若的《女神》在这一年出版,但从整体上看,新诗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早期大量粗制滥造的白话诗引起普遍不满,新诗尚未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因而周作人(署名“子严”)在《晨报》1921年6月9日上发表《新诗》,对新诗园地的荒芜表示慨叹。朱湘发表在《晨报》的这一组诗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新诗低潮期写成的。

《风和花和看花的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伤春主题的有意逆反,抒发的是现代人的心理感受,在诗中发议论的做法与胡适体新诗很相似。形式上与朱湘后来的新格律诗颇异其趣,与他后来的诗歌相比,也显得稚嫩而粗糙。

1926年1月11日《京报副刊》第381期上的《招》,从形式上看,已经是结构、用韵都很有规律的新格律诗了。

招

回来罢回来!
别去那不可知的地方。
晓得它那里有些什么?
陌生的国境不如故乡。

回来罢回来!
生活无味时那值自戕?
不过要是它真味道,
你正该活着仔细品尝。

回来罢回来!
知道你是生存呀已亡?
活人回来,魂魄也回来,
回来这故土中间徜徉。

朱湘。



《京报副刊》是五四时期四大文学副刊之一,闻一多、饶孟侃、朱湘等新月诗派诗人都曾在上面发表诗文。朱湘从1925年3月起就开始在《京报副刊》发表作品。然而不知何故,发表于1925年9月14日第269期第七版的《适存中学校歌》及之前的作品大多已经入集,未入集的也已经被辑录出来,而这首《招》却从未有人提及。

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属于招魂辞一类,借鉴屈原的《招魂》《大招》的手法,用各种方式招引魂魄归来。从诗中口气来看,像是对一个生存意志不强烈的人的劝勉之辞。也许并非实有其人而是对自我的劝勉。朱湘关于死亡主题的诗歌很多,早在1921年他仅17岁时就在《清华周刊》第224期上发表《死》,而在1925年写作的有关死亡主题的诗歌除《孙先生悼词》(收入《草莽集》时更名为《哭孙中山》)外,还有《葬我》和《有一座坟墓》,这两首诗似乎与《招》有更密切的关联。《葬我》是对死后长眠之地的带有美好浪漫的幻想,《有一座坟墓》则是对坟墓的阴森恐怖的想象,显示出朱湘对死亡时而向往时而恐惧的心理,而《招》比《葬我》和《有一座坟墓》更具有透视复杂人性的力量。

从形式上看,这首诗共三节,与稍后《晨报副刊·诗镌》时期的新格律诗已无区别。而其“回来罢回来”的句式,显然借鉴了楚辞体中的“兮”字句式。类似的诗歌,有《雌夜啼》《催妆曲》《采莲曲》《昭君出塞》等,集中作于1925年至1926年,可见《招》是这一系列有意借鉴楚辞句式创作的诗歌中的一首。

与上述朱湘早期佚诗不同,《十四行》(住惯家了,见人不慌不忙)是朱湘去世前不久发表的,刊载于1933年11月1日《文学》第1卷第5期,是朱湘晚期的作品,全

诗如下:

十四行

朱湘

住惯家了,见人不慌不忙!
麻雀天生的一张孩子脸;
喜鹊穿衣虽说老是家常
都有颜色,图案在里面。
珍珠梅气味儿最浓的时候,
鹧鸪,尾巴打开了像扇子,
在打情骂俏,一点儿也不差:
可惜听不懂那花鼓戏词!
小心翼翼的蜻蜓,在树下
飞了一程路,便停歇下来;
不知道是在偷听谁讲话;
隔了一会,不作声,他飞开。
一夜之间长了半尺黄水:
蛙声,那是夏天的铜乐队。

《文学》是1933年7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由生活书店发行,主要编辑有傅东华、郑振铎、郁达夫、茅盾等人。朱湘在该刊创刊号就曾经发表过《何默尔》《十四行》(Hawthorne)《冬》等诗歌。与《十四行》(住惯家了,见人不慌不忙)同期刊登的朱湘《说作文》已被收录于各种年表中,而这首诗却一直未被辑出,其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这首诗的题目在该期目录中没有列出,刊登的位置又在《巴黎中国绘画展览》一文末尾的下半页,故而被忽略。从这首诗的艺术性而言,在朱湘的诗歌中也应该算是上乘之作,被长期湮没无闻实在很遗憾。

朱湘的诗歌中,与这首亲切而家常的诗属于同一系列的有《十四行 意体》一〇(辜负了这园林中的清气)、《十四行 英体》一二(草还没有绿过来但是空中)、《十四行 英体》一七(蛙声)等,尤其是《蛙声》,简直是《十四行》(住惯家了,见人不

慌不忙)的续诗。这类诗借鉴了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亲切(Intimacy)与暗示(Suggestion)”的特点,显示出朱湘晚期诗风向象征主义的转化。

这首诗的发现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朱湘十四行诗的整体了解,而且对于解读朱湘的同一系列其他诗歌有重要辅助作用。《石门集》是朱湘生前基本编定的诗集,他的十四行诗基本收入其中,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舍弃了这一首,但这首诗作为艺术精品是值得留存下来的。

三

苏雪林在《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辑录过朱湘的两首遗诗,并且说:“其中《当时的李太白》圜兜儿一首,被我无意间失去,珠沉碧海,永无消息,实对诗人抱憾。”^②但是在1934年6月15日《诗与散文》第1卷第1号上,刊载了这首《圜兜儿》:

圜兜儿

故 朱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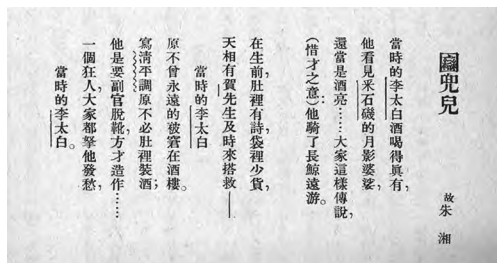
当时的李太白酒喝得真有,
他看见采石矶的月影婆娑,
还当是酒亮……大家这样传说,
(惜才之意):他骑了长鲸远游。

在生前,肚里有诗,袋里少货,
天相有贺先生及时来搭救——

当时的李太白

原不曾永远的被窘在酒楼。
写清平调原不必肚里装酒;
他是要副官脱靴,方才造作……
一个狂人,大家都拿他发愁,
当时的李太白。^③

据苏雪林文章说,这首诗和其他两首



《圜兜儿》,载《诗与散文》1934年第1卷第1期。

诗一样,都是1932年冬朱湘去过武汉之后寄给她的,由此可见是朱湘晚期的作品,它是朱湘唯一以李白为题材的诗。朱湘当时也已经到了无法维系生计的地步,对李白的怜悯中自然也包含着物伤其类的感慨,故而言浅而情深。尤其是李白酒后下水捉月而死这一传说似乎对朱湘触动很大,在他早先的另一首诗《死之胜利》中也曾提道:“李白.身披鲸袍.跨在鲸背./乘风破浪.漂去了那‘三山’。”^④朱湘不久即投江自杀,据说自杀前也曾饮酒。从这个角度看,朱湘这首慨叹李白怀才不遇的诗作,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自悼之辞呢!从形式上看,“圜兜儿”(Rondel)是一种回旋诗,通常有十四行,两个韵,其中第一节的前两行作为第二和第三节的副歌重复。而朱湘的这类诗显然只是大致遵循这一原则。

朱湘的另两首佚诗《断句》和《湖》分别发表在《青年界》1935年10月第8卷第3期和同年12月第8卷第5期上。《青年界》是李小峰、姜亮夫、杨晋豪、赵景深等人主编的月刊。由于朱湘与赵景深友情甚笃,自1932年11月起,朱湘就在《青年界》上发表了不少诗文;朱湘去世后,赵景深曾积极搜集、发表朱湘遗作,并与友人一起将1934年2月第5卷第2期开辟为“朱湘纪念专号”。也许是因为“专号”给人以朱湘诗已搜罗穷尽的错觉,以致这两首诗





载于“专号”之后的诗被遗落。

《断句》是朱湘的未完稿,署名“故 朱湘”,全诗照录如下:

断句

故 朱湘

拿热水来烫我的双脚,
好教一丛痒钻到心头。
拿泡多的肥皂揩脚缝,
鲜甜滑腻的尽着搓揉。
拿出那些锋利的刀子,
在连心的指甲上轻修。
再加粉好教芳芬柔软,
通宵之内在肤上迟留。

由诗的尚未来得及完成及写作风格来推测,很有可能也是朱湘晚期的作品。

仅从现存的诗句看,与朱湘《采莲曲》等描写宁静优美的事物截然不同,显示出更接近现代派诗歌的面貌。赵景深说:“这时他与戴望舒、杜衡、施蛰存诸兄时相过从,大家谈起法国的象征派、美国的意象派,都很向往。”^⑤对朱湘晚期诗歌的转向问题是很有眼光的。《断句》与卞之琳等新月诗人在转向现代派诗歌时以新格律诗的形式容纳现代诗内容的做法比较相近,显示出新月诗派与现代派合流时的独特面貌。因而此诗虽只是断章,但标示了朱湘在诗歌美学探索上的另一个路向,值得重视。

《湖》是朱湘诗歌中极为少见的情诗,全诗如下:

湖

故 朱湘

这样不能转舵的,在长夜里面
一刻不停的,行驶着一些新路:
在这海上,我们竟不能有一天

抛下锚来小住?

湖呀!一载还不曾过尽,我来赴
她叮咛的旧约,到了你这堤
旁——

但是你瞧!唯我一人坐在当初
同坐过的石上!

你吼着奔向危崖,同去年一样:
同去年一样,你在崖石上撞碎;
同去年一样,风送到她的脚上
你那珠沫垒垒。

有一天傍晚,记得吗?我们相对,
无言的荡着小舟,只听到桨声
响在你这远连天际的青碧内
余音袅袅不尽。

这首诗未标注写作时间。如果诗中的事实有所指的话,从叙述的情形看,这个女性似乎不是刘霓君,但朱湘除了留学期间在芝加哥与一位美国女同学曾有过一段交往外,似未有别的感情经历。如果是回忆这段交往的话,写作时间当在此时,具体情形尚须进一步考证。从诗歌形式看,每节末行与下一节首行同韵,为连锁韵,其特点正如孙大雨在《十四行体与连锁韵》中所说:“这韵法底妙处在于结构复杂紧密而有力。”^⑥

除以上三首确定为朱湘佚诗外,还有一首疑似朱湘的佚诗,这首诗发表在1934年1月24日《上海报》第二版上,是朱湘投江自杀后被署名“华”的作者在《诗人朱湘投江自杀诗》一文中披露出来的,诗前有小文,记录这篇《自杀诗》的来源,是“于其遗留的衣物中、发现诗人预作的《自杀诗》”,原诗照录如下:

哦哦、那天边金光灿烂之太阳呀、



那江里血一般样的霞光呀、请照着我吧、请照着我吧、我只有这一刻儿的残生在挣扎、哦、我是何等的悲哀、且彷徨、可是不要替我哀悼、你们也是将敛的晚霞将落的夕阳、人生便是这般情调、我的身世同你们一样可以哀伤、哦、我那飘零的身世、有如冬林萧条、冬野凄凉、我那浮浪的人生、有如江水漂渺、江波苍茫、我那锦片也似的前程、我那繁华般样的希望、都在这冷酷的世界当中幻灭了、只剩下一个“活尸”、带着“重创”……哦、我是尘寰中逃出的佣囚、我曾寄“美国”远渡重洋、“美利加”不是我的故里、老在那儿怅望着家乡、不久棹着翅儿匆匆归来、归来又四方飘蓬流浪、今朝北去明朝南归、中间却把我的故乡丧失、我虽是个爱“自由”又爱“浪漫”的诗人、可是生平不敢贪恋着儿女幽欢、我只是倾写着满腔的热血、拼着寸磔的愁肠、在那广漠的人生舞台留连、到处自寻烦恼、独自悲伤、看啦、四境的晚幕展开了、江上的暮霭随风荡漾、人间已到黄昏时候了、我呀、正是“日暮的倦鸟”、息去没地藏身、飞往又不知方向、可是这晶莹绝尘的江天、这浩淼无际的长江、已经替我开辟了一条道路、现出了一处巍峨的官房、波光铺成了我的锦褥、浪花织就了我的罗帐、泣珠的“鲛人”在着招手、含泪的“江妃”在着遥望、只待水中的葬中动摇、我便向那儿奔向、那儿便是可爱的水国的“王官”、那儿便是我永亘安息故乡……

虽然作者“华”自称这首诗是从朱湘妻子处辗转抄录而来,但是除了这篇文章外,未见朱湘的亲朋好友提到过这首诗。所谓孤证不立,暂且存疑。从诗歌本身看,以“哦哦”开篇的方式,以及绵绵不绝倾泻

无余的抒情手法,与朱湘诗歌一贯含蓄内敛的感情表达方式并不相类,与朱湘其他诗相比较,艺术上也粗糙。但揆以常情,人之将死,情绪相对于平日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匆匆执笔,只为倾吐郁积的悲愤哀伤,写出与平时大相径庭的诗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如果这首诗是朱湘所作的话,则是他的最后一首诗,对于朱湘研究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因此,特抄录于此,以待进一步考证。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 王宏志《朱湘年表初稿》中收录有14首佚诗:《荷叶》《地丁》《春雪后的早晨》《秋》《秋夜》《诀别》《赠答霓妹来诗》(四首)《赠霓君》《庄周之一晚》《Gautier》《春之花》(《抖擻》1980年9月第40期,第26—33页)。

② 周良沛的《朱湘诗集》于1987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2017年再版时更名为《朱湘诗全编》,名为“全编”,但所收诗歌数量未增。同年,方铭主编的《朱湘全集·诗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同样只收录朱湘的这四部诗集,未做任何辑佚。

③ 这21首佚诗中,前人已经辑过的有12首,首现于此的有9首。

④ 如上述王宏志辑出的《赠答霓妹来诗》(四首),钱光培在《现代诗人朱湘研究》辑出的《我如》,丁瑞根在《悲情诗人:朱湘》辑出的《春雨》《紫罗兰》《农歌》《你何必啼呢》等。

⑤ 如陈越在《朱湘清华时期行状及集外佚诗文钩沉》中辑出的《送黄天来》(《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余世磊在《朱湘旧体诗及其与赵朴初家族的关系》中辑出的一首长篇古风(原诗无题)(《安庆晚报》2015年5月9日)等。

⑥⑦⑧ 朱湘:《中书集》,生活书店,1934年,第158—159、150—151、159页。

⑨ 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二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433页。



⑩ 参看拙文《论清华学校的白话文运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1月,第6期)。

⑪ 所不同者,罗念生指的是“一九一九年秋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在清华读了五年,后来又复学读了一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119页)。丁瑞根指的是“从1918年秋到1923年冬的五年,再加1926年秋到1927年夏的一年的合计”(丁瑞根:《悲情诗人:朱湘》,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6页)。6年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时间概念,因此一个是不足6年,一个是6年多,都能说得通。

⑫ 孙大雨在《我与诗人朱湘》中也说朱湘“1919年考进中等科”(孙近仁编:《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但是孙大雨的这篇文章是在1993年近90岁高龄时由他口述,由孙近仁记录、整理而成的,而且从当年入学的情况看,孙大雨是1922年入学,插入高二级,也就是说,孙大雨虽然只比朱湘低一级,但实际上晚去了4年,不清楚朱湘何时入学是正常的。

⑬ 如北京协和医校学生“原女士”在《清华周刊》1921年6月3日第222期上发表《何必多此一举?》时,编辑特加按语予以说明;再如陈敬容的诗《幻灭》在第543期上发表时,当时陈敬容并非清华学生,曹葆华也特地介绍说是校外学生的作品(《清华周刊》,1932年10月24日,第543期,第41页)。

⑭ 《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1919年6月。

⑮ 丁瑞根:《悲情诗人:朱湘》,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⑯⑰ 江泉:《复古与探新——〈清华周刊〉1916—1933年诗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57、77页。

⑱ 如与朱湘这三首诗同期发表的(包括这三首诗在内)一共有9首诗词,“前人”出现有5次之多,且是穿插着分三次出现的,即是明证。

⑲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江泉在论文附录2《〈清华周刊〉1916—1933年诗人诗作目录总汇》中“朱湘(笔名中书君)《清华周刊》诗歌14首”内,除了《蝉鸣》外,还收入有4首旧体诗,分别为

《入洞庭》《江夜闻楚歌》《无事聊短述》和《怀陆大》(江泉:《复古与探新——〈清华周刊〉1916—1933年诗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77页),但实际上《入洞庭》《江夜闻楚歌》二首署名为“宋湘”而非“朱湘”,且名字下方有“红杏山房诗南行草”的字样。据核查,宋湘是清代诗人,有《红杏山房集》,《南行草》是其中的一部诗集,《入洞庭》和《江夜闻楚歌》均在其中。《无事聊短述》和《怀陆大》分别发表于《清华周刊》1930年2月28日第480期和1931年12月5日第519、520期合刊,作者署名是“中书君”,江泉认为“中书君”是朱湘的笔名,但据笔者查考,“中书君”是钱钟书的笔名,署名“园丁”的《中书君诗集问世》中也有“本校第五级同学,钱钟书君(中书君为其笔名)”的陈述(《清华副刊》,1934年12月17日,第42卷第9期),这两首诗发表时,钱钟书正在清华读书,《无事聊短述》和《怀陆大》的作者应当是钱钟书。总之,这4首旧体诗均非朱湘作品。

⑳ 参见周先庚:《二十年来周刊变迁表》(《清华周刊》,1934年4月28日第581期,第36页)。表中时期为“民9,9,24—民10,1,28”,期号为“196—209”,期数为“19”,经核查,起始时间与期号不符,9月24日出版的是第191期,这样也正好与期数相符,因此将起始期号改为第191期。

㉑ 《清华周刊》,1921年5月20日,第220期,第18页。

㉒ 原刊于《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1935年6月7日。转引自苏雪林:《青鸟集》,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49页。

㉓ 此据原刊引录,以诗的内容,似当分为三小节,每节四行。后8行连在一起大概是排印的疏漏所致。

㉔ 朱湘:《石门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页。

㉕ 赵景深:《朱湘的石门集》,赵景深:《海上集》,北新书局,1946年,第144页。

㉖ 《清华周刊·文艺增刊》,1924年11月21日,第7期,第36页。